

列傳

儒林

楊何

丁寃

施離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于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循吏

房鳳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呂信臣

酷吏

鄧都

竇成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游俠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貨殖

白圭

猗頓

烏氏羸

共三六

五十八至
六十二

| | | |
|--------|--------|---|
| 0932 | 貴 | 年 |
| 3 | 重 | 月 |
| 27 | 書 | 日 |
| 佛教大學藏書 | | |
| 第 | 302907 | 号 |







儒林傳第五十八

班固

漢書八十八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孫開國子頽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藝者

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

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

餘年而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以聖德遭李世知言之不

用而道不行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文王既没文不

在茲乎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於是應聘

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西入周南至

楚畏匡厄陳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見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

有禮亦以禮答

有禮亦以禮答

本朝曰注之類
字下疑有也

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奸七十餘君師古曰適齊
免耳老陳謂在陳絕糧也師古曰美辨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之善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
其究觀古今之篇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師古曰言堯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也師古曰魏魏者高貌煥明也又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
言皆見於是我叙書則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稱樂則法
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
數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綴周之禮因
曾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

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
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
皆因近聖之事音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
聖迷者之謂明故孔子曰謙言我但迷者耳下學上達
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
十者但言其成數也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
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
澹音徒甘反澹臺名滅明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子貢終於齊師古曰
端木名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
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也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是時

宋祁曰韋編三絕本
作韋編三絕本
子貢利於終作終
云子夏當云子夏

宋祁曰定著
子夏起有達

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且學顯於當世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歟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矚為郎前後七百入廼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閱儒之地其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涉為陳涉博士死陳涉起匹夫歐適戎下今此云孔甲將名涉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歐適戎師古曰歐與驅臣立號師古曰歐與驅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秦初呂徒來也
字當作手字

而播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且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也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涉屠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師古曰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師古曰備負而已

宋神宗延嘉祐五年
據字刊謀據史記
悼道極南本傳道

宋神宗延嘉祐五年
據史記本傳入

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皆類此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樂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大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孔臧也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言可效道藝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

宋神宗延嘉祐五年
據史記本傳入

丞縣丞也二千石謂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郡守及諸王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

師古曰為名籍而奏師古曰謂列其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

稱其任者奏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明天人

分際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通古今之誼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

雅正而深厚也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

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

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義而為之又所以優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比二百

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劉歆下以學術治禮掌故其遷掌故字或謂選用勳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劉歆曰學受意本緣小史而能究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外郡也然類解未甚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他官而遷常留滯今遷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言文學掌故留滯在此二百石以上又百石通一藝留滯為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吏乃以百石用也為其曉吏優之也六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過郡一人言故文學掌故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也不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亦吏百石同也先用誦多者此數以先用誦多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以與言同言自比二百石至六百石為卒史者已而臨二千石屬也有掾有屬卒史遷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也備員在掾言此二者皆備員也

劉歆問當劉歆曰學受意本緣小史而能究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外字下疑有

丞縣丞也二千石謂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郡守及諸王相也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師古曰謂列其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謂列其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

稱其任用者奏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列其

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謂列其

雅近正也言詔辭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師古曰謂列其

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謂列其

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謂列其

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請選擇其秩比二百師古曰謂列其

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謂列其

劉敬下以字術
治禮掌故其處掌
第以詞選用節

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師古曰謂列其

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謂列其

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師古曰謂列其

請著功令師古曰謂列其

之士矣師古曰謂列其

負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謂列其

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師古曰謂列其

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負三千人歲餘復師古曰謂列其

也復音方目反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負千人郡師古曰謂列其

外並如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師古曰謂列其

舊律令師古曰謂列其

也復音方目反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負千人郡師古曰謂列其

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師古曰謂列其

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負三千人歲餘復師古曰謂列其

劉敬下以字術
治禮掌故其處掌
第以詞選用節

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師古曰常負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

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

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師古曰馭姓也

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

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

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由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

畢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善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

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同授淄川

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

蕭該史記音

宋祁越本無也字

揚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

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曾周霸莒衡胡

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

之田何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

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

寬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

法術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

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

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今小章句是也寬授

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王孫授施讎孟喜

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同後類此

丁寬傳

宋祁景帝時景帝感此文佳之法字當刪

施雠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雠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雠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與卒終也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雠問雠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雠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也賀不能及詔拜雠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雠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祁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

如字少路 琅邪祁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
 二子
 末初昆下
 有更有更者

如字少路 琅邪祁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

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詠言師田生且死時抗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曰甲生絕於施雠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師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荦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判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

師說洪範者也而實妄為說耳其振菱方微茂也菱音談又音皆實持論巧慧易家
 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
 其名去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刃師古曰
 亦名也刃音刃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
 名署者主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為喜上聞喜改
 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
 讀曰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
 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
 字誤耳不當為京房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
 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

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
 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以賀為
 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先毆旄頭劍挺
 憤墜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刃鄉乘輿車師古曰
 曰鄉讀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
 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
 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
 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皆卑衣執戟立廟門待上
 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朝其後待明而入
 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至少府為入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

宋祁曰案字當作車

劉氏世曰臨代名
元字仲當為授後
人誤改代名
右石信且亦非
臨也

京房傳

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執
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
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
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
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
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
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立有
士孫鄧衡之學

蕭諱業風俗
通姓或為衡
河之仲字直
見得字漢
有衡咸講至
祭酒

乃劉奉元

劉氏世有書姓音
如案黎之系

費直傳

高相傳

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黨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
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穀嘉河
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
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

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

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

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
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

通雅卷五十一

九

將求康以明易為郎求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

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

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師古曰解宏定

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頽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

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

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二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

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實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

林尊傳

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

夏侯勝傳

周堪傳

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怒之廼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

宋初曰高本短

有光文

宋初曰高本

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
事齊煥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目弟子顏王莽
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
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
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

師古曰拊音膚

事小夏侯建為博士

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

子儒信都秦恭廷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脩章句為

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師古曰言小夏侯

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

事昭奇不
又甫七反

舊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其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
臣聞聖王尊師傳褒賢儔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
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
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
國大忠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
而與古文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
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
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亦不文乎謂夫
子貞惠文子事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附天
年孝宣皇帝愍無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師古曰關
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贊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

劉敞字直方

前漢書卷九十一

子游子夏商子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嚴同入則鄉唐虞之閣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妙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讀曰嚮聞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散賜九旌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道也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舉行堪為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卒然早終尤可悼痛師古曰卒讀曰卒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師古曰善也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其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曾馮實實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東郡魯化本姓李也後子下更有一馮字別誤

子游一實字

有三說二字馮謂當去無故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字也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魏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

宋初新說論作諸

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

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

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

即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

解具在楚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

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獨王命召之

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

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

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

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

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島加璧

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師古曰傳

音張戀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

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是

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

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

宋祁曰景祐
李汝真傳加
今西春

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縮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縮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兗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

王式

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

劉敬言字季通
合區草草同疑則
不言區草草近意
之區聲相考也
謂世耳

經數篇武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
簡畧性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
博士樞衣登堂頌禮其嚴師古曰樞衣謂以手內舉之
容試誦說有法疑者立蓋不言蘇林曰立蓋不言不知
不知為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立耳
蓋者發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武皆素聞其賢共薦
武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武徵來衣博士衣
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
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武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
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至江公著孝經說
心嫉武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歌驪駒

劉敬言字季通
善文驪駒各作
教主人之所傳
不畜教也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武
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武
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
畢且無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
以言之師古曰於經武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武取之陽醉湯墜
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師古曰湯墜
師古曰湯失據而倒也武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
墜古地字湯音徒浪反師古曰湯墜
讓責也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
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
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
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
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初劉氏
嘗有校字

轅固時
宋祁曰固字平為有
生字

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秦
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

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殛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

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

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黃生曰冠雖敵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

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桀紂雖

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

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

宋祁曰固字平為有
古曰下為有
字

劉德知未嘗不道

今曰肝言字者

不必煩論湯武何

今字者皆置

耳

清河家

帝之子未嘗不始

所產

昌邑家

帝之子未嘗不始

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

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意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皆經

義故以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

耳師古曰家人言言謹諫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

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廼使用入圈擊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

無臯廼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毘正中其

心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臯後上以固廉直拜

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

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自

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

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

宋祁曰固字平為有
耳作矣

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游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太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邴琅邪皮容皆至天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

高堂生為唐虞
儒者皆之
子成事
之父母事

常山墨堂景
帝之子母王夫人
兒姁

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趙子傳

黃義音義曰第
凡俗通曰今我韓
公子也見戰國策
漢有言去去為傳
士志之言嗣

毛詩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

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見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

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

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

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

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

生及單次凡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宋初昌黎文如本
刑儀二字能字
下添揮讓二字

孟卿傳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梁戴德延君戴

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天戴為信

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

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

山中尉普授曾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

授琅邪徐良苻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

梁人橋仁李卿揚榮子孫師古曰子孫仁為大鴻臚家

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揚氏

之學

宋詩古卷
戴聖字次君同
受禮於后倉德
刪禮記為十卷
早大戴禮聖又
刪為甲乙篇字
小戴禮

宋初昌黎
本作揚氏
梁新本作
楊榮字曰

前漢傳五十一

宋初曰遂也
刪之字
嚴於初傳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羸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羸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曾眭孟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顛門教授師曰顛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

宋初曰或云東子

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讀為仲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洽豐次君師古曰洽音零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

宋初曰作箭
力
核力

蕭然亦見
當作羊下完業
俗通有管二
姓蔡楚大見
分秋後有
又有官姓
去齊桓也
有管號西
○羊和
羊下完非竹下
充及竹下
是詩者多
爪信屬乃知
詩三曰羊亦合
於傳云

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羸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疎

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

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惠授

泰山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

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

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

徒自有傳

瑕立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

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江公訥於口師古曰屬音之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

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

曰比次也輯合也此音類解反輯與集同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

其後浸微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

盡能傳其時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

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

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

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

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

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

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

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

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
師古曰戶將官名解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
在揚傳蓋寬饒傳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
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授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
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師古曰保官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
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
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
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
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丁姓竝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
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

羊穀梁為義也
均作由章十平年
凡俗通經傳各云
中索素相也見史
記後有中章字
長以大夫全真作
由章
房鳳傳

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廣而使者因竝內王亥也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
博士師古曰周慶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
曰姓申章名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
昌字曼君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草
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
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
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
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
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淳曰卿成太后親

也內卿光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
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
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
歆非毀先帝所立於是出龔等補更龔為弘農歆河
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
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
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
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
河內之縣也

蕩音

授清河張禹長子

如淳曰非成
帝師張禹也

禹與蕭望之同時

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
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
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
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
授黎陽賈護李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
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
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
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
寔漸也
蓄多也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太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
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即受
爵祿而護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

后易揚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周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儒林傳第五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班固 漢書八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帥也。民作畫一之

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畫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

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

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攘。攘也。民用彫敝。姦軌

不禁。師古曰。師古曰。不可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

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
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
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
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
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
古側字及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繇與由同次下類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而即大位也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
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
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
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

所以安其甲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又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勸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
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
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
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音丁禮反王成
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
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稟廩庶幾德讓君子之
遺風矣師古曰稟廩言有風采也

宋初注文細考
理學本橋史
館本改作細考
者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
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
請曰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
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敎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
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
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
金鑊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刀也善時蜀郡工官作金
馬書刀似佩刀形金錯其指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刀
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
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環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
賈以為貨無限於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煩而不當
也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
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師古曰學官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
學之官舍也

郡所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佺高者以補郡縣
更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
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
正廷也坐音財財反師古曰益多也飭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師古曰閭
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整也讀與敎同師古曰閭
閭內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
小門也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
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
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
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
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傳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

東坡詩集側
時難言改三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

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

音郎到反來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

音郎代反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

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

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

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師古曰夏以豪桀役使徒

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師古曰喜

音許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孟康曰賞

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

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郡得仕用也

郡人而卒史獨二百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

曰輕其為人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簿書正以

廉稱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

遷補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

心思捷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師古曰

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

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

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師古曰繇而霸獨用寬

和為名會宣帝即位任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

宋初曰京本
每罪字
正文刪以字

劉攽曰京本
字當在霸
乃字下

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

尉之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

廷之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

舉劾皆下廷尉師古曰勝及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

書獄中再偷反師古曰偷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

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

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

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

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

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分

令百姓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

宋初以太守章
在為之下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行書

所止亦如今之驛館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

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

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

次尋繹師古曰繹謂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

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

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曰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

音攫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

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

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宋初以
說高梓也
言之得及

宋初以
本自則平
蓋止以言十有
佳其二十三字
皆扶問反

宋初以庭
當作下
文句

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

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汝反其所大木可以為棺其亭猪子可以祭

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

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

也師古曰不欲易之也許丞老病聾

曰許丞督郵白欲逐之師古曰不欲易之也許丞老病聾

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

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

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

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補為適馬

相少士多不補也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

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

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

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下亦同孝子

第第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

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

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

辭已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

宋祁不先以聞
此本不先以聞
善也善言我過
隨足之隨言相
什事昭言言
及案今後之隨
字作遠之注云
遠怨金及子詔
也

於上

宋祁曰猪書作猪

列宋本

蕭漢之可為白傳

京兆尹張敞舍鵲

雀在集並相府

蕭以方神雀在

議彭以方神雀

古曰此鵲為靈

當作此鵲用耳

鵲雀大而色青出

於中非由黃所

戴鵲之今有本

介字誤作雀

鵲字鵲亦音

赤是見之聚

兒非鳥名之

條籍本亦以是改

宋本曰條籍改方云并 鵲為雀 宋計慎說文鵲音青非也 鳥心題

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由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

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

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

糾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

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鵲也

勞字本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卷中非武賁

所著也武賁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

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 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

鵲雜者也音昌非此鵲雀也

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

計長吏守臣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

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貞婦者為一輩

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舉而不知其人

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

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

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

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吏

守丞以興花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 皇天報下神雀

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

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

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

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亦敢毀丞

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

宋本曰更當作史
下文計長吏同

宋本曰更當作史
作史

宋本曰更本
三作二

宋本曰更本
宋本曰更本
宋本曰更本
宋本曰更本

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流之則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讀曰懈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讀與勅同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以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為也音居儉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待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歎又樂陵侯史高

宋神宗皇帝

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耳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廼絕

子孫為吏二十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也與善相入者共載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入博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值勿愆約結固立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周稷主百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師古曰穰音攘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之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為汲直黯豈字直乎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師古曰

宋初事書作士

宋祁曰七彊景
本作士彊

董通傳

曰共讀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
與饋同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餽
離亦遭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
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
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
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
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
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
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

私得傳于鹿子膠
重印於仰八五吳
楚及見誅見于
去表吳王傳傳

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

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
媿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

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

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

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
日間

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疑於桀紂也

疑也師古曰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嘗與復處師古曰
說讀曰

唯得所言以至於此師古曰唯用得
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

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

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

前漢書五十九

宋祁曰遂少
也字

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遂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立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君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柰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

遂去劉奉

右郡歲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露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

前漢書五十九

十一

利奉世曰盜賊劫劫略相隨史以另二可故可云盜賊劫劫劫後云劫劫者去兵未乃檢之盜賊於是差手失師疑前未嘗言盜羅故解乃初文乃非通切矣但如字諒之文去自通

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師古曰鉤鉏也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疲厭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此種家二母彘五雞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

遣或作度鉏與鉤同

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菱芡也芡雞頭也勞來勸也畜讀皆曰蓄芡音儉勞音盧廬代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師古曰者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日恒飲酒也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昧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

東坡詩世卷備
堪作水衡供帳圍
林美

召信臣傳

也上以遂年老不在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

水衡丞以褻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

壽卒音君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

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

君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後徵為諫大夫遷南陽

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

皆在野次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開通溝瀆

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閘所以壅水音一曷反以廣溉灌歲歲

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

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

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師古曰視讀曰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

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穀富賜黃金四十

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

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

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

弩什器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

前漢書卷五十一

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云反 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 宜以奉供養及屯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 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 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循吏傳第五十九

酷吏傳第六十

班固

漢書第九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

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宋祁注不耻者本作不耻列經不耻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

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詖益起故多盜賊也 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

令非治之本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

也上下相遺至於不振師古曰道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非武

宋祁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

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師古曰惡讀曰烏鳥言於何也愉快且也

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帶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又也

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訟猶訟猶凡入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

其絕於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

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珣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

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

厚也罔謂刻鏤也字與彫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

疏也其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之兒也黎民艾安

師古曰烈氣也艾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

高居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踐也

的音來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誅除也孝景時鼂錯以

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

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審戍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曰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

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夫

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

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閻音馬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

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居歲餘郡中不

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天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

平初元本則注中
一嗣子平諸言義
曰第不雅馬一目白
曰嗣言陶

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
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
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師古曰君息而都揖丞
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臨
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者徵辭之臨江王欲
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而都禁
更弗與魏其侯使入間予臨江王師古曰伺間臨江王
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
曰謂搆成其罪也中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
音竹仲反次下亦同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
鴈門太守師古曰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令騎馳射莫
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師古曰以漢法景帝曰都
忠臣欲釋之師古曰釋置也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
臣乎於是斬都也宋祁曰傳未字蓋刪
寧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
易束操音猶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
千高反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
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
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上召成為中

宋祁曰傳未字蓋刪
心字蓋刪
傳化本蓋未
少作小極史
雜本亦少今
西有入

尉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

戰栗也人人皆戰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

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

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廼解脫詐

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鉗而上去也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賈

貧波田千餘頃師古曰賈賈假取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

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

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更

周陽由傳曰周軍
未嘗敢均因伏
任徐黃同漢書
作焉伏焉系
隱曰字均字七
二入由曰載軍
上不敢之獨
轉也詭謂下之
也焉音徒

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

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亦屈所居郡必夷

其憂師古曰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汲黯為技師古曰技意堅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尊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勝屠公當抵罪

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

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

趙禹繫人也師古曰繫讀曰節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

為吏也師古曰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

未和曰事
字不當有禁

史作吏列誤
據史館本誤
作史後文誤
目下音有
於字

利奉世曰不知
廉平類名也

劉豐報謝音
句三公為是請
而為終不請

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
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
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
禹為人廉裕師古曰裕亦傲也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
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與倨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師古曰以此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
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
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
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禹
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師古曰惇感也言其心意皆感也詩

善傳傳之
善注引地而
傳

宋祁曰先
上當有先字

善南說音義
然王及李平
李平音呼

音布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師古曰剽劫也
音煩妙反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
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
治敢往少温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温籍言無所舍容也温音於問反籍音才夜
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亡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
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
至則獲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
為郎以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

宋祁曰後
改作作行

音胡旦反

五十一

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

入關者李奇曰拜音弋二反師號曰寧見乳虎無道甯成之

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日直當其暴如此義縱

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

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

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

任用師古曰平氏杜街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

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

羊成不

劉政自南陽屬

劉政曰縱掩定襄

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

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謂囚

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者二百人以為是日皆

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

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是時趙禹

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

為治師古曰言如鷹擊之擊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

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師古曰言

不勝晉灼曰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聞

劉宋孟康

獄一捕鞠而為是

前漢書卷六十一

奉以惡用矣師古曰聞奉以嚴惡之故而縱廉其治效

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

既得愈而忽然即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

乎銜之師古曰銜舍也苞舍在心以為過也至冬揚可方受告緡縱以為

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

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

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

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禁而性

夫和衷之言
若有筆之

者以為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

故也督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

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

捕擊也回音胡內反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

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

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族小者乃死家盡没人償贓師古曰以贓致罪者既沒

官或還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

殺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

殺人多故血流十餘里

劫殺盜賊

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
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
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
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徒請召
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河內則揚
皆麻茂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醜者任用之義縱為內史憚之
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温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湯敗後徒為廷
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
居宅愔愔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愔音昏至於中尉則
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
淫惡少年投笏購告言姦師古曰笏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置

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温
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
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君權要之職者舞文巧
請下戶之猾以動天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調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
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行論無出者
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部中中
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
貴富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
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
臺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

漏未為卒者也 上說師古曰說拜為少府徒右內史治

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

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

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

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

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繫千

金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師古曰荏音仕疑反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

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

遷關都尉聲甚於寗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更民益彫

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吏伏匿而善

吏不能為治師古曰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以故事多廢抵

罪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温舒敗後數

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

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

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稍遷

至主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

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珍時也以

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

本字作碑

宋初曰歲下章
有朕子

宋初曰注下章
行孝

名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師古曰奪與奪同奪拔取之鳥足以驕人

哉師古曰鳥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

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射佗

過也師古曰呂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

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

張繼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

內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

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

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

知被偽于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

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涓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

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

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

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

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

病死

咸宣揚人也師古曰咸音咸省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

上徵為殿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

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師古曰詆詆也稱為敢決

宋初曰海化本考
御史中丞判謀
史錄本改子係南
本及字

前漢書卷六十一

宋初曰
或作阻

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王音鉅依反

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

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

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

至天能自行之難以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為右扶

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更卒師古曰

曰郡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宣下更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

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

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陽有梅免百

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杜仲齊有徐勃燕趙

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

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

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

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為使

者督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君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

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

法以軍與之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

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殫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

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也曰

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人數為率也

檀梨善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端反故盜賊寤多師古曰寤漸也上下相為慝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為天水司

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

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

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

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

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圍留圍縣

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厖齋夫江德

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師古曰

音遠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

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

本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

弋季反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

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

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

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

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以

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

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

音遠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本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弋季反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

漢書卷六十一

十一

史列不

宋祁曰為字
常有音疑
注脫史

宋祁曰為字
下當有在字

宋初曰飛作漢
此本改作淮

宋初曰先字上意
有其子

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反廣明自殺闕
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
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

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

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

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

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

叱群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

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

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

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壇中也

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

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用欲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

當為請没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

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顧

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

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

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

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

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

故云然也

宋初曰劉延年
未嘗有酷烈也
而附此傳中何也
年使大獄其明
廷傳不致至詐
此直是難也

服履曰僦
白僦言特考
及

此耳口到故曰諱

宋初曰江南本作
自之諱錯改自作
焉今詳注云自
諱之與三則正冬
應之自乞之人全
右

令有司窮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
治盡其理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泚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
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願以愚言
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
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
病悖師古曰悖心動也音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
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愈其拒諫故不祐之田大夫使人
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
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偏讀曰齋
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
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國除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

宋初曰延年下
當有主字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
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
年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
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汝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
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
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闡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芳目反延年亡命會赦出丞
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
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

宋祁曰還字
多有還字

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
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
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
亂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
者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師古曰牾逆也音悟咸曰寧
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發輒入
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道路張弓拔刃然後
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
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
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
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

能列米得
不博太守

宋祁曰還字
格作劫

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
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
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息也
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
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
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眾入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說殺之師古曰說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
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冉有
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

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

親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

泰其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

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屠伯

鄧偃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

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

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

觀下獲

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仲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

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

天下喉咽一周餘斃

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

也咽音千反

秀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秀穢穀所在自也苗粟苗也秀音誘

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

亦平婁蒙豐年

師古曰婁古屢字

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

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

在己前

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

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

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

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

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

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

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藏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

令發符下太尉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

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

丞相作府
義為作府
也孤義

直諫新求因方執
禹非奏悔罪也如
今有司言囚罪長
吏判律約是所謂
執也

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又延年察獄史廉有
臧不入身此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延年坐選
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監
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惑素畏延年恐見
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
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
至長安師古曰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
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
自其罪也師古曰結坐怨望誅謗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
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到雒陽適
見報囚師古曰奏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

李和錄本
刪有字

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
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
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
首謝師古曰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
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
當死已亦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行
矣去女東歸婦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遂去歸郡見昆
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
賢知其母師古曰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
石嚴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

前漢書卷八十一

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
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潁陽令坐
錢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
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鄧長曰紅
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
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
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
詔書召捕久之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
殺更受賂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賂賂報仇也相與探丸為彈
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

東坡曰十卷之三十一偷
兒在探赤丸在
解忽逢朱子元

又才三十七自古亦不
又才三十七自古亦不

東坡曰十卷之三十一偷
兒在探赤丸在
解忽逢朱子元

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
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

中薄暮塵起勳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
擊鼓推也

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
謂積累之也今碑斲斷也郭謂四周之內也以大石覆

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

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
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

子師古曰惡子不
丞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

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
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

以為通行飲食群盜師古曰飲食音於
禁反食讀曰飲賞親閱見十置一

以為通行飲食群盜師古曰飲食音於
禁反食讀曰飲賞親閱見十置一

勳劫

東坡曰十卷之三十一偷
兒在探赤丸在
解忽逢朱子元

東坡曰十卷之三十一偷
兒在探赤丸在
解忽逢朱子元

杵桓律錄改作
垣非是華言義
作寺門外垣又云
今漢合多作垣字
蓋後人多知垣垣
知桓表向垣
別為便讀必後

刑故昌延年未嘗
有酷烈者而此
傳中何也延年決
大議其明而過
傳不疑至於此
增能百是難定

師古曰其餘盡以及內虎穴中百人為輦覆以太石數
置放也其相枕藉死便輿出塵寺門桓東如淳曰塵埋也舊亭
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塵寺門桓東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文
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揭著其姓名師古曰揭於
謂之而書死者名也揭音木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
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赦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
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
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師古曰魁根本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黥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
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其精甘者姦惡甚於
皆貫其罪師古曰說今立功以自贖師古曰盡

七
九
十

凡吏師古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
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
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
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太姦猶三輔吏民甚畏之
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
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
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母然賞四子
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
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
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邑師古曰
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辨

至其門音鳥
作阿獨人主者
傳寫誤

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衆也寤以耗廢師古曰寤音寤報反九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其汗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汗濁也道讀曰導亦貨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酷吏傳第六十

壽民年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班固

漢書九十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卑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柝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土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天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術謂沃水之所灌沃也廣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五穀六畜平曰原下溼曰隰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藿藟也即之惣名也藿音桓藟音五宦反藜音敵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

壽民年

列奉世言蘗殺少牙
蘗之蘗之蘗言
去蘗殺也
相對曰未和言在
所本言士雅反

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
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
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
也音嗟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
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
弋之矢也後隧徑道也矰音曾後音奚後音胡
滑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斲蘗澤不伐天
反斲斫木也蘗斲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
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蘗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
蠃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蠃小蟲也蠃鹿子也卵鳥卵也
音弋全反蠃師古曰蠃小蟲也蠃鹿子也卵鳥卵也
音莫奚反師古曰蠃小蟲也蠃鹿子也卵鳥卵也
反籥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籥即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
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
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沛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

未和言士雅反
蘗之蘗之蘗言
去蘗殺也
相對曰未和言在
所本言士雅反

未和言士雅反
蘗之蘗之蘗言
去蘗殺也
相對曰未和言在
所本言士雅反

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
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資備物
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
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
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
曰管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間宴師古曰間工相與議技
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
之所故摠而言之也說者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
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故
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
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沛其所習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

朱和官注又極字
疑作樣

戎蠻之語則然于越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
猶句吳耳陸讀曰譬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師古曰道讀曰導故民有取
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
洽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不飾為也及周室衰禮法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楠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楠也音火規反也刻楠丹楹大夫山節藻梲文作也
也節梲也山刻為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楠丹楹山節藻梲文作也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
語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
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文也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
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

裂口圖讀少樂
於四東門之集

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偽追逐也偽
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
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桀謂禁守其人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
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
貧者襤褐不完啜菽飲水師古曰襤布長襦也褐編也衣也
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
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
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群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
臣也秦諺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

宋祁注文故實
戲多作故云

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
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
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
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
然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
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
蠡甲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
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
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
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
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故旱則
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
蓄車以待其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
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
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拔除范蠡歎曰計然之
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鳴夷子皮
古曰音匹延反

劉敬亭時逸句
屬下句治產積
凡可以生固皆積
居積貯成物存積
之之時也而不負
於言此四事與
天時地氣無乖負
於人也

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
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
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
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
物隨時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
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
子孫脩業而息之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
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
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師
曰簞筍也食飯也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
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送反子贛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宋祁注之
字上亦有言

亢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

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回庶幾聖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我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吾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相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池也邳鄆

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及衆斥賣師古曰

鳥氏羸畜牧師古曰鳥音支鳥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避時私禁故同間隙私

秦始皇令羸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其數饒不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

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師古曰冊冊砂也穴家亦不訾無有限數訾音子移反清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宋都曰懷字上有有懷字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五
衡反繇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五
讀曰隄古曰隄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
古曰蹏古曰蹏以爲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也
則爲蹏與角凡一千二千足羊者師古曰二百五十頭也
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千足羊者師古曰二百五十頭也
千足菟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波菟
乃改其波字爲皮又山居千章之菝孟康曰菝任方章
讀爲菝皆失之矣又菝即椒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菝師古曰
名濟水所溢作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
即今所謂滎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
而取其汁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夏音韻

宋祁曰陸文淵本有
宜會表下
有菝不在明矣
六字刪樹字也

城帶郭千畝敵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
千畝卮苒孟康曰苒草卮子可用染千畦薑韭師古曰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貧也師古
其易以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釀以釀酒醯醬千瓠
得剝也日珉長頸鬚也受漿千僮孟康曰僮鬚也師古曰僮人
十升珉音胡雙反僮之也一僮兩鬚僮音丁僮人
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薪橐千車船
長千丈師古曰總積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
个讀曰箇船之丈數也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牛車千兩師
舊故也日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
者言其較輪兩兩而稱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
日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苒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馬
爲一鈞

頭

孟康曰百二十斤馬

孟康曰百二十斤馬

宋祁曰陸文淵
字而作牛字
雙字而作字

宋祁曰陸文淵
字而作牛字
雙字而作字

宋祁曰陸文淵
字而作牛字
雙字而作字

號數千師古曰號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馬牛千足羊

疑千雙疑即豕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

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師古筋角丹沙千斤其

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縉也采蒼布皮革

千石孟康曰蒼布白疊也師古曰蠶厚之布也其價賤

謂者妄為秦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

致千合師古曰麴孽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致

耳今西楚荆河之俗賣鹽致者鹽政各一斗則各為裹

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

作台競為解鮫鯨千斤師古曰鯨海魚也鯨刀魚也飲

說失之遠矣鮫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

齊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

夷非唯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鄭鮑千鈞師古曰鮑

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鄭音輒膊音普各

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音五回反

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於蝠室乾之亦非也蝠室乾

之即鮑耳蓋今巴荊人所呼鯷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

始皇載鮑亂臭臭則是鮑魚耳而蝠室粟千石者三之

室乾者本不臭也蝠音蒲比反粟千石者三之師古曰

千三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

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子貨金錢千

貫節馴會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會其餘利比

者也馴者其首率也馴音子朗反會音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而賈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亦比千乘之家

此其大率也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葭萌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唯卓氏曰此地陘薄吾聞

前漢書卷之六十一

嬰倫 後漢李郭林 傳注嬰倫會 合西家之會 今之市也 聖子朗反 史記列傳四十九 孝貨倫子倫 金錢子會倫 注嬰倫會倫 梁倫也倫物 賈倫也倫倫 餘利比千乘之家 世三卷趙南王 袒傳倫倫倫 人推會倫倫 劉毅只負會倫 貸倫倫倫倫 賈倫倫倫倫 士失故五

列本世比謂子受
取息也金會取
利多致金取息
金兼買則不
取一身所謂成
萬息二千也

程鄭羅裏付

崦山之下沃壑下有駘鳴至死不飢孟康曰駘音躄水

沃野權說師古曰孟說非也駘鳴謂芋也其根可食以

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

也躄鳴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憲即鐵山

鼓鑄師古曰運籌筭賈滇蜀民之臨邛大憲即鐵山

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魁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

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程卓既衰至成哀間

也埒等也魁音直追反結讀曰譽

成都羅東訾至鉅萬初東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

其自有數十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

萬且至百萬孟康曰平陵如氏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一人也

直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裏耳訾次如直自

謂石氏之饒財反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

也直音側于反

千餘萬東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

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擅鹽井之利期年

所得自倍師古曰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

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

若今言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然其贏得過當

於熾勝也熾細也畜愛也也言其於利雖不及及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家致數

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曾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

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

也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間名也刀音貂桀黠奴
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刀孟康曰刀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刀氏作奴
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
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十萬師古曰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輟百數師古曰轉輟謂以賈車載物而逐利者
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務
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務久賈在此諸國之中要街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

李都官元萬
本作先元萬
在元萬寺為
作物字

劉奉世嘗督道倉
所在地名耳備後
傳注漢官制論
所稱何何倉之倉
倉吏故能成業
致富也

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
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
得其利師古曰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
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
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
取貴師古曰言其再買之物不計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
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
率道閭里故云善富

前漢書卷之六十一

劉說曰廣義寒冬
塞之行也公私
有費用皆稱
以發富言
唐武宗廿二
畜牧

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
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鐘計
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入能致富若此師古
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
桃得志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鐘計者不論斗
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吳楚
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
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資之也資謂求販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
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師古曰資謂販反其
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
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田牆
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

詔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直氏
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
君房賣丹禁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資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十萬其
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
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
富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
不可勝數故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
中第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偷侈師古曰
以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
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削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
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

漢書卷之六

似兼反坊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

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

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

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

鋼齊民之業師古曰鋼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

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

發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曲名

雅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

俗大亂之道也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游侠傳卷第六十二

班固

漢書九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郎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冢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

也覬音真覦音踰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

之言也謂權不殺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

桓晉文周之二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

曰力政者乘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

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

田文春申尹黃歇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賔

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而趙相虞卿棄國捐

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陵

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

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邲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

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鎚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

得全師古曰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公

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

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

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

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刑

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

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

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

遇孟鯨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

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

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

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

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古之正法五伯三

王之臯人也師古曰伯讀曰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

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窮

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

到奉告飲其德
字高家不字言
後非義也飲為
飲物自飲言不飲
有其佳口家神曰
注文致字下有
也子

故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
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
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
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
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唯恐
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
重味乘不過鞦韆晉灼曰鞦韆也鞦韆小牛也師古曰鞦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
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趨向也既陰脫李布之厄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
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
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至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
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
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虜沛郡之縣也
亦以豪聞師古曰閻音開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
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

東初浙李年
軍子

劉敬直謂殺奪而取之其何用知其意才交則而終亦至其意之術則是用乃法之術及則用乃重其二者里首

一家也故稱諸馬梁國人姓韓名尹辟陽翟馮頓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儒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郭解河內軼人也師古曰温善相又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不飲酒少時陰賊感蔡也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也師古曰藉古藉字臧命作姦則攻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則劫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攻也攻謂穿箭而盜也則音匹妙反休乃鑄錢掘冢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睚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在社致傳

劉敬直謂殺奪而取之其何用知其意才交則而終亦至其意之術則是用乃法之術及則用乃重其二者里首

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與人飲使之醢泚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真恃也師古曰彊灌之故怨怒也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入微知賊處師古曰微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師古曰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猶重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舍也彼何臯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

工衡反脫音宅活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

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鼻少年聞之

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

數終不聽師古曰君中間為道地客廼見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

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

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

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解為人短小恭儉

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

也縣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

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然後廼敢嘗酒食諸

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

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

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

中警師古曰中充也言警財不充台徙吏恐不敢不徙

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擢至使將

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

餘萬軼人揚李王子為縣掾師古曰掾塞其從不

同解兄子斷楊椽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

爭交驩師古曰知邑人又殺揚李主李主家上書人又

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

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

解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遂
亦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
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
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
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
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
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
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
讀皆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
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

亦有之道西字

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
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南陽趙調之徒盜跽而居
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
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
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
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
郡顯資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
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

亦有之道西字

亦有之道西字

萬章距也距字誤作距

曰言為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官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

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父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諱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賒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白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又往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

刺妻女昆謂樓君卿貨於人多賣幣帛追可以死期故爾何乃護斬司云監護官自耶利說同

反兩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
終身廢錮後護復以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
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
懼莽今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
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
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
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群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
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
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
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而成都侯名效古之附庸也

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
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
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
坐師古曰鄉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

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
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
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
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
故相隨博奕師古曰博六博奕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
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

主呂氏
有之字

呂劉宋

利曰顧云史家
進合意詔拿
詔史家何苦改
之蓋進音賢
不祀詩也

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
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
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
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
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
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並入公府公
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
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
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侍曹輒
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

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
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謂西曹此人太度士奈何
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
之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
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
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嗜每大飲賓
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
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嘗
云門之館籬妾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門煩投井也嘗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
突入見遵母師古曰叩頭自白當對尚書

師古曰雷溼言其大
醉也音竹占反

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

師古曰以其前門開

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

榮師古曰去亦臧也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

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

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沛因號其人曰陳

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

太守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讀曰憑馮几占書吏且

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書數百封親疏各有

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

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

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

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

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

之有弁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

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

飲飲音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謂古曰此鞞惡不可忍

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

自如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

純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

疎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貧疑問事論道經書

而已師古曰曰而而遵晝夜呼號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

相屬師古曰曰屬連續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

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

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曰眉井邊地也處高臨深動常近

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繯徽一旦重

礙為甕所輻師古曰曰甕微井索也甕縣也甕井以甕為

井甕所擊則破碎也甕音上綸反甕音丁浪反輻音雷

諸家之說或以甕為甕或音甕又以甕為甕皆失之甕

救反音側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

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曰鴟夷韋囊也鴟夷滑稽腹如大

壺師古曰曰滑稽音骨稽音雞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曰盡

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曰繇讀

類此導大喜之師古曰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

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曰

反結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曰湛沈官爵功名不減

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

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

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

陽師古曰曰左風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曰竦短有賊當去

所殺桓譚曰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導為大司馬護軍

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長曰曰單于欲脅誅導導陳

案本曰淫文
勝當作勝漸
本作使

利啓事再在
寺時為大將軍
後以元孫大將軍
病亦奇為司徒
又不到末
世自厚
司徒史目後
事加冊字利啟同

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
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

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

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

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

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

不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在所間里盡滿客或譏涉曰

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

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

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廼

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

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

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休

傳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

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

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

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不幸

前漢書

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知其非禮然不能
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
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
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
為京兆什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什人不
肯從謂之原氏什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然身
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
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
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
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婦除沐浴待涉還至主
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

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師古
有憂者側席而坐今別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具記衣
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諸
客奔走市買至日映皆會音徒結反涉親閱視已謂主
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物從賓客往
至喪家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賓客也
音郎到反俸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
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
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鄉府掾史
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已
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

本郡官廷字
為有慶子

本郡官廷字
為有慶子

映字下為
有日側也

宋初曰與唐字下
當有字字

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毆與驅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
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
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今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謁
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
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
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
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
耳詣廷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
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
為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
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

利殺曰殺海云交
子詢派去及涉
子耳

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
冢舍奢僭踰制辜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
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
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
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
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畧似郭
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獨
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為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廼召見責以辜惡赦賞師古曰賞謂寬其罪拜鎮戎大
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宋初曰本
作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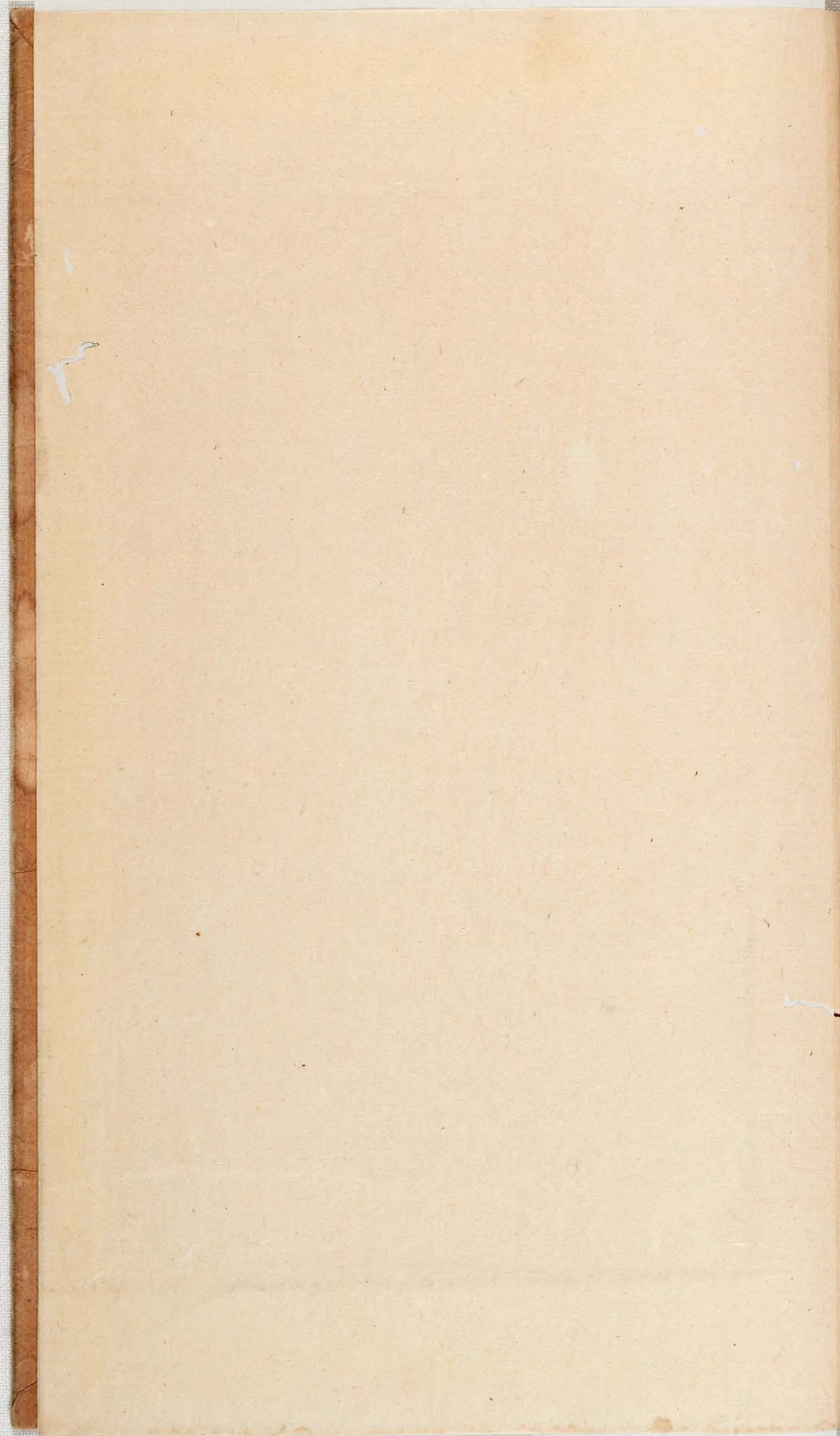
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
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
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奔將軍申徒建請涉
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
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燕拜涉謂曰易世矣
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
為魚肉不以人
遇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取
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
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
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
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
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
縣其首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

涉作十

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
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
領北地之
縣繡漕皆姓也漕音
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
不能得師古曰指其
名而捕之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
泛以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
不切責也泛音敷劍反建曰臣名善之誅
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
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and appear to be "十五" (15) at the bottom.

